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尋找拜弟救殘生

且說壞種一瞧馬龍神色不好，掰了個智兒，往外就跑，馬爺追去，叫打手上呀。馬爺抓住胸膛，一手操腿，舉將起來，頭顱衝下，只聽壞種殺豬的相似，苦苦的求饒。馬爺說：「要打，爾等們一齊上。」俱拿著些短棍、鐵尺，衝著馬爺就打。馬爺也會就舉著人迎接他們的兵器，急得壞種說：「別打！別打！馬大哥，你饒了我罷。」眾人誰敢向前？一齊說道：「你撒開我們大爺罷。」馬爺問：「壞種！你還要我們的房子不要？」回答：「不要了。」又問：「當真不要？綺春園的事，你還訛我兄弟不訛？」回答：「不訛了。」馬爺說：「空口無憑，寫給我一張字樣。」惡賊說：「我甘願意寫給你們一張字樣，永遠無事。」馬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叫家人取紙筆墨硯來。你會寫字嗎？」

回答：「會寫。」馬爺就把壞種「碰」的一聲摔在地上，又「碰」的一聲往他身上一坐。

又兼著壞種朝朝暮暮眠花宿柳，氣脈虛弱，馬爺往他身上一坐，身子又沉，又用了點氣力，這小子如何禁受的住，就嗚呼哀哉了。馬爺還不知道哪。打手看見壞種唇如靛葉，齒著牙，翻著眼，一絲兒不動，就知是死了。大眾也就溜之乎也了。馬爺等著取紙筆墨硯來，叫道：「壞種！你可寫的清清楚楚的。壞種說話呀！說話呀，你別是又要反覆罷？」又一叫：「壞種！」這才低頭一看，見他四肢直挺，渾身冰冷，用手一摸，胸膛一絲柔氣皆無，這才知道他是死了。自己心中暗暗忖度：「我結果人家的性命，待二弟出來，準是他不教我出首。我結果的性命，怎麼好叫他償命。有了，我背著屍首去報官去。」將壞種往肩背上一放，直奔岳州府而來。

這一路上，幼童老叟全圍攏來看，說：「可好了！給咱們除了害了。」一個傳一個，一個傳百個，百個傳千個，一時間城裡關外全嚷遍了。將進城門，離衙門不遠，就聽見後邊嚷道：「哥哥！給我壞種。」馬爺一聽不好了，說：「張賢弟，你回去罷，不必前來。」張爺並不言語，身臨切近，伸手把壞種的腿往下一拉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馬爺轉頭往肋一挾，說：「這是我坐死的，你搶的什麼？」張爺把雙腿抱住，往肋下一挾，說：「這是我坐死的，你搶什麼呀？兩人彼此對著爭論。也對著二位那個膂力也真大，也對著壞種也真槽，因他平日間把身子全空透啦，就聽見「碰」的一聲，把壞種折為兩段，肝肺腸肚全流將出來。馬龍、張豹也全爬在地下，皆因用力過猛。移時二人爬起來，一人拉著半截就走。滿道跟著許多的狗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是在生的時候傷害了天理，死後這是報應循環。旁人替他們贊歎：「既然這樣，是一人出首，怎麼二人全來，這不是白白饒上一個嗎？」

到了衙門口，認的他們二位的甚多——馬爺是個外面人，常給人了事；張豹是個大渾財主，故此二位衙門口全熟。就有兩個頭兒出來說：「二位把這個先扔下，請班房內坐下。」兩個人扔在大堂之前，就進了班房。馬爺說：「二弟，沒你的事，你回去罷。」

張豹說：「馬大哥，沒你的事，你回去罷。」有一位先生進來說：「原來是張員外，請在我屋裡坐下罷，快過來，快過來。」焉知曉是他們的壞處。他們明鏡知道把官親要了命了，這兩個人前來出首，要教他們走脫一個，老爺焉能干休？還比不得是民間事呢，故此怕的是睡多了夢長，省悟過來就不好辦了，才將他們讓在屋中。一壁說著話，一壁代書先生就將他們的供底取了去了。

其實老爺早已知道了，太太也知道了。太太對著老爺哭了半天：「我娘家就是這一個兄弟。」沈老爺說：「他真鬧的不像了！我在書房內常常勸他說：『你若事情鬧大了哇，就有人恨上，跟你抵命，你就許有殺身之禍。不然，就把我這頂紗帽鬧丟了。你是老不聽話。』如今果然是殺身之禍，中了我的話了。」太太說：「我娘家就這一個兄弟，縱然有點不是，也不當這樣，他們這不是反了罷。王子犯法，還得一例同罪，何況是你的子民？我聽見說，是兩個人哪。求老爺作主，把兩個人都給我問成死罪。就是兩個人給我兄弟抵償，他們都不配。」說罷，又哭將起來。這位老爺有病，一者是耳軟，二則是懼內。今天這還算好哪，倒是央求。老爺每回的官事，俱是由內吩咐出來；教怎麼辦理就怎麼辦理，老爺不敢拔回。

有人進來回話，把兩個人全看起來了。老爺吩咐升二堂伺候。整上官服，升了二堂，吩咐帶了忤作驗勘屍身。沈知府直不忍觀瞻。忤作回話：「此人被用力摔於地上，絕氣身亡，並無別傷。死後兩個人一掙，掙為兩段。」沈不清又是慘忍，又是氣憤，填了屍格，然後問了一聲：「兩個人可在外邊看押？」答應一聲：「是，已在外面看押房裡。」

先生把兩個人的草供呈在堂上，老爺吩咐先帶馬龍。來在堂口，雙膝點地。說：「馬龍好大膽子！無故要了懷忠的性命，快些招將上來。」馬龍也並不推辭，說：「要他的命是情真。」就將他怎麼訛詐房子，怎麼帶多少打手，有種種不法的情由，我怎麼把他摔死的話訴說了一遍。「小人情甘認罪。」老爺說：「分明是你們兩個人打死，後又將他屍身扯為兩段。我且問你，你願意兩個人與他抵償呀，還是一個人與他抵償？」馬龍說：「小人自願意我一個人與他抵償，沒有我那個朋友的事。一人作的事一人當。」知府說：「要願意一人與他抵償，你就說路過將他摔死，素沒挾仇，就叫你一個人與他抵償，釋了你的朋友。」馬爺暗道：「怎麼也是死，不如怎麼應了罷，到底把二弟釋出去。」

「並無挾仇，路過將他摔死，沒有我朋友的事，小人心甘願意與他抵償。」上頭吩咐叫他畫供。馬爺隨即就畫了。誰知上了他的圈套，立刻釘肘收監，拿收監牌標了名字，叫押牢帶下去。又把張豹帶將上來，書不可重敘，也是照樣問，也是照樣招承，教他認了這個死罪，開了朋友之罪。張豹更渾了，一個字也不認的，怎麼說，怎麼是。立刻叫他畫供。他畫了個「口」字，也是照樣釘肘收監。立刻上司申文詳報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此時岳州府紳縉富戶、舉監生員、大小的買賣、住戶人家，連庵觀寺院，有幾位出頭的，有幾位賣力氣的壯漢，搭著二人相識的，及岳州府城裡關外，集廠鎮店，各處花銀子花錢，要與張、馬二位打點官司。連賭博場帶煙花院，聽其自己的心願，攢簇銀錢。「除了你們眼中釘，肉中刺，從此沒人訛詐，願給多少給多少。」不上三兩日的工夫，銀錢湊了無數，向著岳州府衙門裡外花銀錢，打點倉印門號廚，連內裡頭丫鬟婆子，連監牢獄解記、押牢院長班頭、觀察總領、牢頭獄卒、快壯皂、六房裡先生，俱用銀錢買到。然後托人見知府，許白銀五千兩，買二位不死。臧官有意應承此事，奈因夫人不許。老爺本來懼內，夫人不許，也是無法，所有管事的人束手無策。可有一樣，二位雖收在死囚，是項上一條鐵練，別的都是出水的傢伙。一天兩頓酒飯，無論什麼人瞧看二位，在獄門上說句話，自然就有人帶將進去，指告明白死囚牢的地方。官人還躲的遠遠的。列公就有說的，難道說也不怕他們串供？此時是當差的，全都願意有個明白人進來串套口供，保住他們性命，兩個人不死。此時岳州府衙門裡外頭，除了太太和老爺不願意，剩下都皆願意。此時早就把懷忠的屍骸裝殮起來，請高僧、高道超度，這都是太太的主意。

可巧張豹有個一家族弟叫張英，此人性烈，粗莽身矮，有個外號，人稱他矮腳虎。

他來探監，又約會些個朋友，截牢反獄，被馬爺攔住，叫上武昌府找艾虎送信。此人領了這句話，回到家中，拿了盤纏，直奔武昌府。送信的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